

学

郑学林 著

林漫步

学林漫步



学林漫步

郑学林 著

安徽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杨咸海 蒋越林 装帧设计:聚能文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学林漫步 / 郑学林著. - 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

2009.8

(文化皖军方阵文丛)

ISBN 978-7-212-03635-5

I. 学… II. 郑… III. 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43754 号

学林漫步

郑学林 著

出版发行:安徽人民出版社

地 址: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圣泉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邮 编:230071

发 行 部:0551-3533258 0551-3533292(传真)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合肥芳翔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880×1230 1/32 印张:4.25 字数:140 千

版 次:2009 年 8 月第 1 版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978-7-212-03635-5

定 价:14.80 元

如存在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一、车辙深深

车辙深深

老家村里所有通道都是由青石板铺成，村里通向外面的道路也是青石板，是由三块长方形石板左横右横中间竖并列铺成几米宽的大路，向东至县城，向西至六家铺直至邻县郎溪县城。

被岁月磨砺的青石板泛着灰白的光亮。中间纵向条石上留着深深的沟，这是从前的运输工具独轮车车轮留下的印辙，是千百年岁月留下的深深记忆。这条记忆的深沟增添了路的运动感，当它出现在眼前时，将人的思绪带向深远的时空，于是车辙被层层覆盖，再层层剥离，随即仿佛看见一个个独轮车滚动着穿梭着……路旁一丛丛一朵朵白的、紫的或是粉红、鹅黄色的小花，她们则是不常在的看客，不时会被路人采摘或践踏，她们更经不起风寒霜雪。铺满两侧的爬根草伸着强有力的藤腱在石板缝隙里钻来窜去……它们由嫩绿逐渐变成深绿、绿紫、绿红、褐黄到灰黄，来年往返，一岁一枯荣，从不见泯灭。它们应该是与青石板同生，与青石板上的车辙同生，是路的目击者，是车辙的目击者，它们曾亲见这路上发生的所有故事。

当年盗匪从这路上经过，并进入村庄，烧杀以后就是逼着幸存的村民将掠夺的财物用独轮车推着从这车辙里通过。推独轮车的村民没有再回来，自此以后村里没有了人。直至 1864 年我的曾祖父用独轮车推着曾祖母和几岁的爷爷从河南光山克服艰难险阻，历经千辛万苦，终于进入了这条石板路，顺着路中的车辙来到老家落户开发。随后曾祖父的兄弟们也用独轮车推着妻儿沿着曾祖父的路线来到了。

1937 年日本鬼子同盗匪一样，一通烧杀以后逼着村民将掠夺的财物用独轮车顺着石板路中的车辙运走了。

村里人上街总是推着装满粮食的独轮车，而回来装粮食的大箩筐里就换成油、盐、酱、醋、茶、布等生活用品。一年真不知有多少人，多少

回推着独轮车往返在石板路的车辙中。村里唯独一人例外,从不用独轮车只用双肩挑,他就是我三爹父亲的三哥。听父亲说三爹可以挑着三百斤的大米上县城,二十里石板路一口气到达,途中不用休息。而一个独轮车也只能推三百斤,并且不如三爹走得快。一次三爹在上城的路上遭遇土匪,在与土匪的搏斗中不幸身亡。父亲用独轮车将他的尸首推了回来,三爹最后还是在车辙中留下了他特殊的印记。

老家的风俗,接新娘要新郎官亲自用独轮车将新娘从新娘家推回来。成家以后妻子回娘家也是由丈夫用独轮车推着,小时候去姥娘家就是父亲用独轮车推着母亲、我和姐姐。我在车上最喜欢听车轮轴发出的“叽油——叽油”的叫声。遇到高高的石拱桥我们就下来,帮父亲推车,其实父亲推着空车也不需我们帮助。每到桥上我都要停下来玩一会,尤其是到六家铺大石拱桥上,我要看那立在桥头的大石碑。碑上刻满了字,父亲说那是修桥的功德碑,上面的文字记载着捐钱修桥人的名字。当年母亲嫁来父亲家时就是父亲用独轮车在石板路上顺着车辙推到家的,当然紧跟着父母的是浩荡的抬嫁妆的队伍和吹鼓手。那阵势那感觉,常在去姥娘家的路上听父母述说。

自打看见堂兄二哥用独轮车推回新二嫂时起,我便想学会推独轮车,将来也推回自己的新娘。听说二哥要接新二嫂来家,我和村里几个小伙伴早早地在村后的古树林中等候。太阳快下山时,终于看见二哥推的独轮车上,一边坐着留一个大长辫,穿着印花蓝布衣裳的新二嫂,一边放着个大印花蓝布包袱。二哥二嫂身后没有跟着抬嫁妆的队伍,听说二嫂娘家很穷,没有多少陪嫁物,全部的陪嫁都装在那个蓝布包袱里。后来二嫂为二哥生了五个儿子三个女儿,他们早已是子孙满堂。

村里经常在石板路上推独轮车的应该是修堂的父亲,从我记事起几乎每天都看见他将车上装满柴火往城里推。他早出晚归,满车去空车回。但有次回来的却不是空车,1960年的一天黄昏,他被人用那推柴火的独轮车推了回来。他不是坐在车上,而是直挺挺地躺在车上,他死了。他本想用柴火在城里换些食物,谁知车还没推到城里人已经饿死了。那个年头他是村里唯一有力气推独轮车的人,但却被饿死在石板路的车辙上。

石板路中间的车辙,是独轮车通行的顺利轨道,所有独轮车都在这轨道里来回运行,并留下印记,留下故事。轨迹越来越深,所记载的故事越来越多……

白 蛇

白蛇娘子配许仙，这美丽动人的爱情故事就源自我的家乡。

小时候我曾与白蛇同住在一个大瓦屋里。它那白玉般的身体永远都循着S形游动，慢慢悠悠，自由自在。即使抓到老鼠也一样缠绵，将自己的身体卷成一盘，把老鼠裹在中间慢慢地戏玩着。老家人叫它绵蛇，可能就因它缠绵而得名。白天我常见它在屋梁上活动，晚上有时睡在我床上的帐顶上和枕头边的床铺草里，仿佛能听见它轻微的鼾声。更多的时候是守候在仓房用竹席条圈成的稻谷仓边，专抓前来偷食稻谷的老鼠。

自从白蛇生了两条小白蛇以后，再也没有到我的帐顶和枕头边来，可能是它担心不懂事的小白蛇打扰我的生活，或是担心我伤害它的可爱的小白蛇宝宝，总是离人较远。它在前面游动，两条精灵样的小白蛇紧跟在后面，像妈妈一样自由自在地游动着。

面对如此温顺可爱的白蛇，被人们想象成美丽仙女是很自然的事。《白蛇传》里的那法海和尚竟然将白蛇娘子当成妖孽，拆散了她同许仙的美好姻缘，并将她囚禁在杭州西湖边的雷峰塔内，真是天大的误会。假如我现在仍然同白蛇生活在同一屋中，我也会幻想它成为仙女的，只有仙女的称谓最适合它。

每年的农历四月初八，我都和姐姐及同村小伙伴们上山采摘茶叶果树的叶子。这种小灌木结的果子开始是绿色，渐渐由绿变红再变紫，变成乌紫色后便成熟。再经过深秋一道寒霜后就十分香甜可口，是我小时候最爱吃的野果之一。我们不仅吃果子，还用淡红、深红、乌紫色的果汁和叶汁涂抹在脸上，将自己装扮成天神和山鬼，吃着果子做着游戏……果子较小，最大的也只有豌豆那么大，叶子极像茶叶，因此叫茶叶果。母亲把茶叶果树叶掺和在糯米里煮成乌紫色的饭，叫乌米饭。

这一天我们吃乌米饭，过母亲节。白蛇娘子被囚禁在雷峰塔里，每年只被允许在四月初八可以见儿子一面。儿子去探望时带着白米饭，但是每次刚到门口就被看守人抢吃了。某年的四月初八，儿子在送饭的途中将路边茶叶果树的叶子糝碎掺和在饭里，使饭变成乌紫色，门口看守见到乌紫色的饭以为不能吃没有抢夺。其实乌米饭清香微甜，比白米饭好吃。儿子第一次送饭成功，此后每年的这天如法炮制。农历四月初八是家乡的母亲节，过母亲节、吃乌米饭，是为纪念白蛇娘子和她的孝心儿子。

老家的村庄被毁以后，听说有人看见白蛇们依然守候在废墟里。后来屋基地变成了耕地种上了庄稼，从此再也没有人见到白蛇的踪迹了。白蛇跟老家的村庄一样，留下的只有我的深深记忆。

恐龙消失了，仅留下了恐龙化石。白蛇也消失了，但白蛇娘子配许仙的美丽动人故事，会被人们一代代传颂下去，白蛇会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假如由我来写新的《白蛇传》，我一定会驱赶妖孽法海，将法海的老巢金山寺用水淹掉，永远淹掉。救出白蛇娘子，把那囚禁她的罪恶的雷峰塔推倒。让美丽善良的白蛇娘子同许仙白头偕老，永远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野山茶

清明刚到，又得到姐姐托人从老家带来的一包野山茶，每日早上泡一壶老家的野山茶慢慢品尝，已是我的一大乐趣和享受，我常常被那清新的茶香带回故乡和悠远的童年。

老家的古老村庄被参天古树环抱，古树林更远处是广阔的有少许松树和生着茂密红茅草的平山冈。一九五四年的一天，有几个人带着大包大包的行李来到五叔家住下。第二天，他们在荒山上支起三脚架和图板，竖着红白相间的标杆，还插着一些小三角红旗，听说他们在画荒山的地图。不久，一些穿着黄色旧军装的人开着几辆墨绿色有着坦克一样履带的拖拉机来到村后大古树林下。那些拖拉机要翻耕被画了地图的荒山，祖祖辈辈都用牛拉犁锄头挖地的人们都非常好奇，当那一辆辆拖拉机笃笃冒着黑烟轻松地掀起一排排红土块时，引来四邻八乡的大人小孩看热闹。荒山很快变成了红色的耕地，大片大片相连，一望无际。不久又有人开来了更大的播种机，将已开垦的土地上播种了小麦。当夏天金黄麦浪滚滚的时候，又有人开来了收割机，收割机从麦地上经过后，麦粒便装进一个个大麻袋里。从耕种到收获全是机械化，耕种如此广阔的土地只有几个人。他们将小麦收获后连人带机器和住的绿色帆布帐篷都撤走了。他们是军垦部队，去了别的地方开垦，听说使用的机器都是苏联老大哥支援的。

军垦部队走后，人们在老家村东的山坳里盖起草房，是建造劳教农场，这农场是上海白茅岭农场团山分场的一部分，军垦部队将麦地交给了劳教农场，由劳教人员耕种。劳教人员耕作的方法跟老家人一样，用牛拉犁，用锄头挖地，他们不种小麦而种土豆、花生和大片的梨树。劳教人员都是从上海来的，他们劳动之余比较自由，可以到村里人家串门，并可以做吃的。记得有个宁波人烧的牛肉特别香，至今都能回

味出那种香甜味,我每次烧牛肉时都力争模拟那种味来。从没听说他们做出损害村里人家的事,相反,我小时候倒是从他们那里学到不少知识,常跟他们一块去五里外的团山农场看电影,听他们讲大上海,并学会说上海话。受益最大的是读了一本姓张的青年人借给的破除迷信的书,书的名称是《有鬼神吗》,书中以科学知识破解人们在生活中遇到的所谓鬼神现象。那本书影响我一生,使我成为完全的无神论者。

一场浩劫之后。

一九六〇年,人们纷纷回来在那已被夷为平地的老家废墟上盖起草房。树林没有了,一眼望去都是整齐的平山冈,劳教人员种的梨树和其他的庄稼都改种成绿油油的茶叶树苗。农场里的人还是原来那些人,但是他们没有从前自由,不敢轻易到人家串门,虽然他们多数人已劳教期满成为“场员”。农场里有个被称为陈队长的人,身材魁伟,满脸横肉,头上只有少量头发,人们背地里又叫他陈秃子,但他在我眼里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他腰里揣着手枪,手里提着一束白色粗线绳,但从没见过他穿制服。经常看见他用那精制的绳子将人双臂牢牢地反绑,再让那人跪着将被反绑的双手用力向上提,以此来惩罚擅自离队或犯了错误的人,令那被惩罚的人苦苦哀叫。有件事我一生难忘,也是我最不该做的一件事。有个夏天的中午,我在村北小河埂上走着,看见对岸的芦苇丛里躺着一个人,从衣着上认出是农场里的人,当时以为他是逃跑的劳教人员,立刻找到陈队长并告诉他那人躲藏的地方,很快那个倒霉的人就被陈队长抓着。我看着他被反绑着双臂,两手被拉到后颈部,陈队长右手握着手枪左手牵着绳子跟在后面向农场方向走去,我心里很高兴,以为自己做了一件很好的事。后来听说那人不仅被绑被打,而且还在很长一段日子里,每天中午当别人都休息的时候,他却要挑着两大粪桶水不停地绕着农场几栋房子转着。其实他在劳动之余到外图个清闲并没多大过错,竟遭如此严酷惩罚。而起因却是我这个十岁的无知孩子的报告。

在那个年代,谁因犯事离开上海就意味着永远别想再回去工作和生活,劳动教养期满人员的唯一出路是以“场员”身份留农场工作,辛勤地耕作大片的茶叶地。直到改革开放初期他们终于可回到久别的上海,这时大多数人都已到中老年。农场里的人员渐渐减少,后来终于空

无一人，茶叶地抛荒无人耕种，原先整齐茂密的茶叶树被淹没在杂草丛中。农场的制茶车间以及其他所有房屋都被损毁，连团山农场以其命名的位于县城西北郊唯一一座标志性的大山包团山也已被开肠破肚取石。团山凸现于茶叶山冈中，没有树，圆圆的山包上生满绿色草皮，十分整齐。顶上有个高耸的塔形钢架，是大地测量坐标的重要标识，很显眼，也平添了这座山的几分神秘感。更神秘的是这座山曾经有龙脉，明朝朱元璋坐上龙位后，为了使天下不再有第二条龙出现抢夺自己的龙位，派风水大师刘伯温到处查斩龙脉。刘伯温就曾到过团山，斩断了团山里的龙脉，团山上曾留有刘伯温斩龙脉的遗迹。小时候听人说，被刘伯温斩过的地方常年淌着鲜红的水，是被斩伤的龙冒出来的血。如今倒令朱元璋和刘伯温彻底放心了，不仅没有了龙脉，就连山脉也保不住了，团山正在逐渐消失。团山周围的茶叶也变成了无人耕种的野山茶。姐姐每年清明前后都去那里采些嫩绿叶尖，洗净，晾干，炒制，然后带来合肥。这是姐姐亲手采摘和制作的家乡红土地上的野山茶，在我看来，世界上再也没有比这更好的茶叶了。

大食堂

当我进入单位大食堂吃饭时，常想起童年时期大食堂带给我的欢乐和辛酸。

在那个疯狂的年代，几乎一夜之间全国人民都抛弃自家厨房把粮食交公，到公共食堂免费吃饭，过着共产主义生活。一九五七年的冬季，突然有一天，大人们将各家的粮食往五叔院内的大空屋子里挑。并在那里垒起大土灶，在大土灶上安上老大的铁锅。很快我们都不在自家里吃饭，全村人都在这叫做“大食堂”的地方吃饭。因为有了大食堂，

自家厨房里的铁锅，切菜刀也就不需要了，自然要交到公家的炼铁炉炼钢铁了。因为有了烧饭菜的锅，家里所有的不能生吃的食物如鸡、鸭、鹅等统统都交到了大食堂。

在大食堂一天三顿都吃干饭，还有好菜，对于十岁的我来说，这比在自家里吃得好多了，我十分好奇又开心。

不久的一天，人们舍弃祖祖辈辈创下的家业突然搬迁到一个有着更大食堂的村子，好像就是为大大食堂而来。这个大大食



堂是由大四合院组成,除了一间厨房外,四周所有的房子里都摆满饭桌。一九五八年的春节我们就是在这里度过的。

那是最丰盛最快乐的一个春节,餐桌上红烧肉、粉蒸肉、清蒸鱼……应有尽有。人们欢天喜地,“社会主义好”的歌声此起彼伏……仿佛已进入一个崭新时代。

可是好景不长,因所存为数不多的粮食经不起无计划的消费,不久便很难在大食堂吃到早饭,为了能吃到早上的稀饭,我和姐姐在天没亮时就去那里等待。后来一天只能吃到两顿干饭;之后一天只能吃到两顿稀饭;再后来连稀饭也没得吃,只供应两顿稀米汤一样的面糊。供给全村人的面糊盛在一个大粗陶水缸里,饥饿的我捧着瓦盆在那里等待。开始分配前,炊事员用大铜瓢在缸里使劲搅动几圈,在那搅起的漩涡上偶尔能看见几个黄豆、绿豆大的小面疙瘩,那时我最大的期望就是小面疙瘩能被舀到我的盆里。可惜却少有那样的机会,很多的时候我的盆里只有汤水却无一粒小疙瘩。

一九五九年的冬天,大食堂常常停伙。由于全民大办钢铁、大兴水利,几乎无人下地种庄稼,缺粮,无米下锅。人们靠野菜、树皮、草根维持生命。我五叔曾是全村最富裕的,但他却最先被饿死。

在那个年头,扣饭是队长惩治社员的最有效手段,哪个社员不服从调配或者队长看着不顺眼,就少给饭吃或不给饭吃。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一九六〇年九月的一天,我放午学回到家,父母低头坐着,姐姐在哭,原来队长此前分派我辍学放牛,父母没同意,所以就将全家的午饭给扣了,我们全家四口人被饿了一顿。为了晚饭和以后的饭不再被扣,父母无奈只好同意我不再上学,为队里放牛。我一直放牛到一九六〇年冬,大食堂倒闭为止。

假如那时的大食堂不倒闭,继续办下去,我会不会已被造就成为一个老牛倌?真的很难说,但肯定不是现在的我。

提起那时候的大食堂,即刻使人想起“共产风”、饥饿、死亡。“大食堂”就是“共产风”、饥饿、死亡的代名词。

一顿难忘的晚餐

一九六六年的秋天至一九六八年的秋天,全国的所有学校都停课闹革命,我所读书的学校也不例外。

没有什么革命闹,也没有书看,学校图书馆一片狼藉,只剩空书架和一些撕乱的被践踏的残页碎纸,书店里有少量可看的书,但没有钱买,也是看不成。使人常常无所事事,百无聊赖。为了打发时间,我同几个要好的同学周游全县的山山水水,访问一个个同学的家。

我们爬过笄山,那是天目山脉在广德境内的高峰,同学杨振凤的家就居山中,她家是一片大竹林里的地主庄园。高大的马头墙,深深的天井,墙上、柱上、门窗上镶嵌着各种石雕、砖雕、木雕。清澈的山泉从山上流到她家天井,通过厨房,泻到山下……

我们去建在峡谷中的朱克珍家和河边草屋余启国家。每到一家都受到同学父母的热情招待,做出最好的饭菜让我们吃。

有一次却很例外。下午我和同学陈全福到了同学周家荣家,周家荣家是北乡独山脚下的一幢土屋,他没有母亲,碰巧父亲外出,家里只剩他和一个哑巴哥哥。我们打算在他家吃了晚饭后住一宿,第二天再三人一同去五十里外的另一个同学家。在吃晚饭前的几小时,周家荣发现家里没米没面,只有一袋麦子,我知道后建议磨面做晚饭。周家荣却满有把握地说不用费力磨面,他可以带我们去离他家二十几里地的浙江省长兴县的泗安镇,在他表哥家吃晚饭。我们一致赞同。

我们兴高采烈地翻山越岭,到了独山的另一边,又通过广阔的平畈来到泗安。周家荣远远看见表哥在村旁耕田,我们高兴地快步走近,同他表哥打招呼,可他表哥毫无留我们的意思,不仅没留我们吃晚饭,连他耕田的步伐也没减慢。

该吃饭了,如果有钱我们可以在镇里买吃的,可是我们三人谁的

身上也没有一分钱。我们只有没精打采地往回走,越走天越黑,越走肚子越饿,高一脚低一脚地瞎摸着跨一个个沟、翻一个个山岭,又回到周家荣家。我们推起他家石磨,磨着麦面,然后和面烧水……半夜时,终于高兴地吃到香喷喷的面疙瘩。这是我在同学家吃得最香和最饱的一顿饭,也是最简单的一顿饭,清水煮面疙瘩,没有菜,没有油。

每当老同学相聚时,我们都会重新提起那段经历和那一顿难忘的晚餐,都会开怀大笑一番,多么有趣啊。